

言○庶○乎○寡○過○士○論○多○之○

虛衷自能得士，但狂躁之士習不可長。

李襲譽

李襲譽以江淮俗尚商賈，不事農業，及爲揚州，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以灌溉田八百餘頃。襲譽性嚴整，在職莊肅，素好讀書，手不釋卷。居家以儉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每謂子孫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一十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樹，

爭○之○可○以○充○衣○所○寫○得○書○可○以○求○官○吾○歿○之○後○爾○曹○勤○此○三○事○可○以○無○求○於○人○矣○時○論○尤○善○之○
凡爲守令，能真爲地方畫一利，使地方受惠者，便是真經濟。然畢竟以嚴整莊肅之人，方饒爲之，斷非輕跳揮霍者所能。○誠子孫數語，真是深於爲子孫計者。此公生平之真誠可想。

仇愈

仇愈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

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愈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此幕官不飾廉以欺上，大是素心人。觀人當視其本色，仇泰然之見似拘。

趙德莊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羅文莊公自言胸中有一狀元，終身遣不

去，然則德莊此語可爲拾危科者頂門一針。

王萬

王萬知台州，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食惟蔬飯，後爲監察御史，首論史嵩之貪穢，無大臣節，以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

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

遺直遺愛知臣莫若君矣

徐經孫

徐經孫授瀏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

外欺其民即內欺其心

管紋

管紋洪武中任龍陽典史時邑民負租三萬餘石紋詣闕請免章二上不報遂自經於登闌鼓下特命官覈實免之民因立祠祀焉

捐一身而爲民捐三萬之負租亦當含笑入地但事不可爲訓而朝廷亦竟以覈實從免此

聖政之寬仁也

吳嶽

吳太宰公嶽爲廬州守，時南明王公爲蘇州守，二官爲同年，一日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簡徵王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趣王公同舟而往，王公熟視其具，笑曰：兄昨折簡相招，將爲延款，我其具止是耶？吳公曰：足吾兩人用可矣，多具何爲？遂盡歡，竟日而還，風致清標如此。嶽爲廬守，無何以宅憂還里，行間阻陰雨，持公署一傘歸，歸舍，仍

寄還屬貯庫

司馬文正以范堯夫一漆盒，便驚茶具，吳公所具遊山之奉，較文正猶侈矣。

孔鏞

孔鏞改連山縣，連山西連昭賀，獠獠出沒，鏞至縣治，無解宇可居，俸給殆絕，父老間有至者，詢知民所在，遣人招之不來，鏞親詣其地，民見鏞至，驚走，旣而炊飯民舍，輒留錢米以償其薪水之費，乃相率還拜道左，鏞一一賑恤之，俾復業。

繇是縣治始復

如此荒落。正一味可以古意行之。

梁潛

梁潛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推誠愛民。蒞政平易。民咸悅服。爭訟頓息。縣有瀧橋河。世傳更有廉平之政。卽河水清。自潛來。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陽春徭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卽跳蹶不可制。潛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恭敬命令。惟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

澄瀧橋河。不若化陽春。徭爲實政。

屈直

屈直陞重慶知府。向來土官軍衛襍處。且富庶。而謗議易興。直旣拜命。人或以是爲慮。直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食泉之不能移也。及至郡。方視事。吏持金床簿。鋪面簿。地步簿。呈閱。征需七八千金。直嘆曰。小民營利爲生。何預於官。

而爲此橫歛耶。取簿焚之。府南妖擲輒石，毀人房屋。直乃告於城隍，妖火遂息。境內旱，禾稼枯。公將禱於真武山，是日天甚晴明，啓行，忽有白雲如蓋，往返隨之。士夫隨行者，莫不驚異。旣而果大雨如注。

焚簿更妙於熄火。

屠大山

屠大山出知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而禁奸詰。慝未嘗以三尺假人，與士民處，坦夷不設城府。

人人得盡下情。州民積苦瞿塘下流水，歲臨城有蕩析憂，悉力經營，築隄障之，民以安堵。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爲州郡患，所至騷然，以計擒之。榜掠數百，不能及其身，乃齋戒禱於城隍之神。詰朝再掠之，而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求水漿，不得，竟死杖下。

榜掠一道士，何必禱神，不毋以寬和之過乎。

劉修已

劉修已爲吉安府推官爲人簡素伉直於辭貌無所修設每群會逡巡俯揖若不甚解事當道厭其所爲將予殿課郡守靳君學顏力掄乃免間謂君曰忠信篤敬四字吾平生學而未能汝第勉之無憂齟齬修已感激受教然其人內明朗不可欺日夕手撰獄辭不他寄耳目署吉水吉水素號繁衝賦課不前時朝廷以邊劇遣使索逋旁邑牒猝辦民多凍死乃召掌賦者期日入賦民相謂曰公素庇我我不可負公未旬日

畢如期無一人受鞭笞者每聽訟據案默坐徐折以片言或摘單詞相詰莫不愧服情旣白令休外舍月餘不召久之多悔悟去不復追逮其敦教化如此

此君大約是質朴人故太守之教政不欲以機智啓之

附誠感

宋均

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爲民患。常募設檻，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水，各有所託。可一去檻，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王尊

真所謂豚魚之格，至誠而不動，未之有也。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覺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三老朱英等奏其狀，詔增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精誠所格，河伯自爲旋轉，如此定力人，豈畏王陽道乎。

虞國

虞國少有孝行，歷官日南太守，以化治稱，常有雙鴈宿止廳事，每出行縣，輒飛逐車，國卒於官，鴈逐喪至姚，棲墓上不去，至今呼其地曰雙鴈國，有從曾孫韻，亦守日南，稱小虞。

國之雙鴈，可配鄭公隨車之鹿。

袁安

袁安爲陰平長，有惠化，縣有雹淵，冬夏未嘗發，歲中輒出飛布十數里，大爲民害，安乃推誠潔

齋引愆貶已。至誠感神，電遂爲之沉淪，伏而不
起。

一長便能感神電，誰謂天道遠不可問。

諒輔

諒輔仕郡爲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禱，
山川連日雨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
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
承順天意，至今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
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爲民

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
日中無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芟茅，
以自環，構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
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得其至誠。
一五官掾便自任以爲當和調陰陽，置太
守於何地，但古人一味任真，往往若此。

蕭修

蕭修爲秦梁二州刺史，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
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王廉勸

修捕之。修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食蝗遂盡而去。莫知何爲。帝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

與陰平令止雹同。

徐栩

徐栩少爲獄吏，執法詳平。遷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野無遺草，過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奏栩他事，栩棄官，蝗應聲至。刺史媿謝，令還舍，蝗卽遠去。後爲長沙太守。

只執法詳平，蝗便始終爲栩作護身符。蝗大是解事。

法雄

法雄爲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爲所害者甚多。雄乃遺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繇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

以獲安。

只是一念真誠，不必作大奇特看。

鄭宏

鄭宏爲臨淮太守，行春有三白鹿夾車而行，宏異之，主簿黃國曰：三公車旁畫鹿，君必爲相，後位至太尉。

日南太守雙鴈，並爲佳話。

韓稜

韓稜爲下邳令，邳人德之，立廟以祀，徵拜司空。

平生不飲酒，一日待上，忽醉，上問稜，對曰：臣今日降旦，邳人或尊，醉耳，遣使徵訪，果然。

千里尊，醉便能醉人。

張華源

張華源爲兗州刺史，折獄明恕，囹圄一空，先是境內有猛獸爲民患，華源下車，甌山中忽有鹿，駁食獸，人謂德化所感。

亦駁士解事。

蕭業

蕭業爲湘州刺史，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誰相枕而死，郡人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竝異之。德感神明，理自不誣。

蕭猷

臨汝侯蕭猷爲吳興郡守，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醉祀，盡懼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江陽齊苟兒反，衆十萬，猷兵糧俱盡，乃遙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

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哺，騎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呂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當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是月猷大破苟兒，後猷卒，謚曰靈公。

果爾，則靈公之爲靈也宜。

房豹

房豹爲樂陵太守，郡瀕海，水多鹹苦，豹鑿一井

遂得甘泉，人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井味復醜，鑿井得甘泉，未便見政化，惟復醜時乃見耳。

崔挺

崔挺為光州刺史，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峰嶺高峻，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神人相去，何遠之有！龍倏忽，豈能一息，遂營之。數年復作尋壤，遂莫能立，眾以為善化所感。

棟宇成毀，亦自有定數，恐未必皆善化所感。

達奚武

達奚武在同州，常旱，欲祀華岳。華岳在山下，常所祈禱，武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眾人，須登峰展敬，尋其聖奧。岳既高峻，人迹罕通，武年六十，攀藤而上，稽首祈請，即藉草而宿，忽夢一白

衣執手曰快辛苦甚相嘉武驚覺益祇至旦雲霧起澍雨露洽遠近

禱雨以誠應者恒變

豆盧勣

豆盧勣爲渭州有惠政高武隴素乏水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白鳥止廳前孔子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夷神鳥來翔因號其泉曰玉漿泉

乏水得飛泉真稱惠澤

陳伯修

陳伯修爲宣城守政暇多在願白堂講易忽見朱衣人前曰請殿院看雪時方七月伯修疑不應有雪勉起方離數步大聲如雷堂梁已折禪榻壓碎無餘

太守能政暇講易自不應墮危機中

許維禎

許維禎爲淮安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塲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

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柰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嘉之。此君每每善禱。

呂璿

呂璿少爲漳浦令，民有死於虎者，璿哀之，於其死處施一窠，立牘其旁曰：害民者速陷此中，明日窠有虎，陷焉，其爲政誠格上下者，皆類此。心迫於誠，而事近於怪。

孫洙

孫洙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歛緡錢，以取贏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濬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致禱於胸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民歌其清靜，頌其至誠，感格云。

遇事甚有執持，驅蝗乃其細事。

孔鏞

孔鏞初知都昌，分民戶爲九等，以均賦役，設倉

於水次，以便收斂。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歲大旱，公往驗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鱗介然。鏞火之，其妄遂絕。

解
卽不火亦不能爲妖，但火之則人心之惑

牧津卷之十九 終

牧津卷之二十目

清德上

子文

何並

范遷

劉寵

孟嘗

孔奮

楊震

楊秉

劉虔

羊續

魯芝

杜軫

虞愿

王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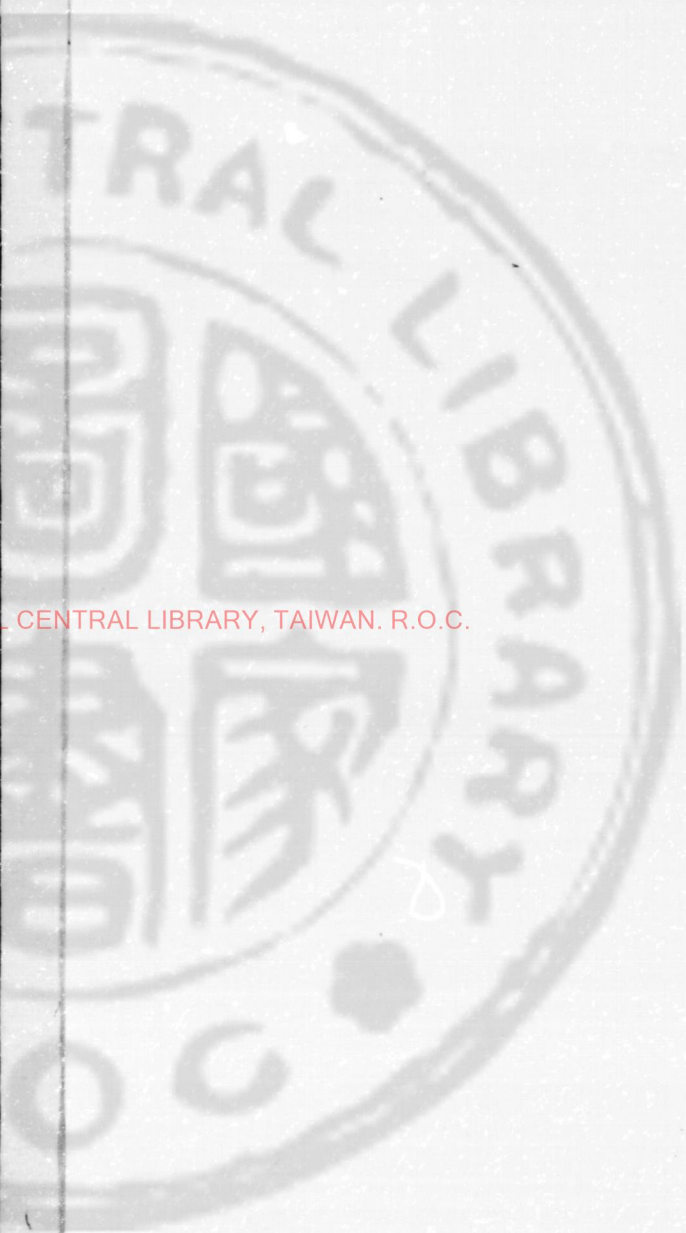


清德上

卷之二十

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鎮之

劉秀之

竇允

鄭善果

毛玠

陸納

孔愉

朱修之

何敬叔

裴昭明

申恬

孔琇之

劉善明

袁聿修

嚴植之

張恂

牧津卷之二十

清德上

子文

明山陰祁承燝輯

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口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從政所以庇民也。民方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令尹之廉，自是性生，豈從死生上較，然其言可警在位。

何並

何並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後遷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椁，亶容下棺，恢如父言。

人生品行，至蓋棺而定，何子廉直，不愧其字。

范遷

范遷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嘗謂曰：君有公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畜財求利，何以示後，代郭丹爲司徒，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

人情以畜財遺後，而范子廬反薄爲，何以示後。識見如此，宜其廉也。○廉士能以智略安邊，更難。

劉寵

劉寵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爲吏民所愛。母疾，棄官去。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爲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爲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大匠。山陰

縣有五六老叟，龐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齋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

被○擾○之○狀○太○守○安○養○之○政○情○原○如○畫

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

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

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

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累遷至司徒太尉。

二年，以日食策免歸。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

相，而廉約省素，家無貲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

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劉公清而能惠，古之遺愛。生平大節，不在區區小廉。然一錢之選，遂爲名太守佳話。

孟嘗

孟嘗少脩操行，仕郡爲戶曹史。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州令。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貨羅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不知紀極，珠遂

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返其業，以病被徵當還。吏民攀車，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珠還合浦，古今以爲美談。然予閱柳子厚記連山乳穴云：石鍾乳之告盡者五載，以貢則買諸他郡。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

以復乳告邦人，以爲祥而譔之。穴人笑曰：「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吾是以病而給焉。今刺史令明志潔，吾以是誠告焉。何祥之爲？噫，是可以觀吏道矣。然則珠之漸徙者，豈非前守詭入采，不知紀極所致耶？恐古今誇還珠之事者，毋乃爲穴人所笑乎？」

孔奮

孔奮，茂陵人也。少從劉歆，受春秋傳。歆稱之，謂

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建武七年，大將軍竇融請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或以爲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旣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

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隴蜀既平河西守令感
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
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
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歛牛馬
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
所受

真清不問處脂膏與否處脂膏而不潤者
難在恒人不在豪傑也惟是勵節之人而
治貴仁平茹葉之性而養母珍膳寬嚴豐

儉無不得宜禹無間然吾於孔君亦云立
節是清仁平是惠後不顧妻子而厲兵破
羌是仁者之勇

楊震

楊震少好學稱爲關西夫子大將軍鄧隲聞其
賢舉茂才四遷至荊州刺史屢彰政績改東萊
守道經昌邑時令王密乃前荊州所舉茂才也
夜懷金十斤遺之震曰故人知君君何不知故
人密曰暮夜無知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

謂無知密愧而去轉守涿州安帝元初四年徵
爲太僕

關西清節爲古今之冠然其辭懷金之醜
止曰君不知故人何其溫厚和平令人心
折要以昌邑令爲震所舉斷非貪昧之士
卽遺金亦直循酬報之體然而非所施於
震也故曰故人知君夫曰知君則密之生
平可想矣伯起有清德而能容物太虛無
染何所不包四知之云特以規其暮夜之
失言耳慎勿謂震之生平大節凜凜直在
此也

楊秉

揚秉自爲刺史二十石計日受俸祿餘祿不入
私門故吏齋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秉性不飲
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
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震之子

有三不惑則必畏四知自可不愧家聲矣
至於律身稱清白易稱淳白難此中大有

中理會

劉虞

劉虞爲幽州刺史，清靜簡約。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以功拜太尉。人臣清節，得見信於貪黷之主，斯真所謂廉頑立懦。

羊續

羊續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守，攻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知其狀。郡內驚竦，莫不震懼。發兵擊慈，斬之。賊旣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

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其妻自將祕示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絀。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歛。不受賜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

無儉。遵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云。

孫問風謠。有肅然澄清一境之志。至拒左騶之輸。真不以三公易其介矣。若懸魚乃細節。不足爲續重也。

魯芝

魯芝扶風人。魏車騎將軍郭淮爲雍州刺史。舉孝廉。除郎中。尋請爲別駕。累遷天水太守。後轉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

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歷并荆青三州刺史。武帝踐祚，轉鎮東將軍，進爵爲侯。帝以芝瀟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爲作屋五十間。秦始皇九年卒，年八十四，賜塋田百畝，謚曰貞。

爵通侯而無居宅固難，使人主爲作屋更難。

杜軫

杜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鄧艾入成都，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

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爲雍州七郡最，累遷尚書郎，軫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李驤亦爲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博雅之士，更得清修，便爲完品。

虞愿

虞愿出爲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追奪還之。郡舊出

有風力

髯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踰數十里外，一夜蛇還歸床下，復送數十里，經宿還復故處，愿令更送，遲明乃復歸者再三，時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瑯琊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褚彥回嘗請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嘆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歷官中書郎，領東觀祭酒。

虞君清惠之政，自可嘉尚，若以床上積塵，便嘆其清，則伯夷之室，更當塵垢充棟矣。○愿能追奪前政之所質，自是仁者之勇。

王恭

王恭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起家爲佐著作郎，太元中爲丹陽尹，遷中書令，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充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充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後與會稽王

道子有隙舉兵向闕不克而死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書籍而已初恭自會稽還都王忱看之見其坐一六尺簟因語曰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忱去後卽舉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忱聞之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恭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作人無長物便是清操過人

王鎮之

王鎮之爲桓玄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

銜命賑卹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
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廬服闋爲征
西司馬南平太守後爲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
僚憚之出爲廣州刺史宋武帝謂人曰鎮之少
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弊俗非此不康
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
至。

清嚴之人自然執正不撓○嶺南何以便
令人墮污泥中每見古人輒諄諄稱吳隱

之。

劉秀之

劉秀之，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貸，秀之限令用錢，百姓便之。尋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並都下貧子，出

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焉。

刺史一廉，百務自然整肅，一整肅百姓自然懽悅。

竇允

竇允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亶長，勤於爲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潔身修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

豎教之務也。謁者竇允前爲浩疊長，以修勤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叅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政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甚有政績。

始終清節，自始終以政譽聞。

鄭善果

鄭善果爲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

牀下責媿之。故善果所至有蹟，號清吏，與武威

太守樊子蓋考爲天下第一。

有賢母，乃能有廉子。

毛玠

毛玠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嘗爲東曹掾，與崔琰

典選舉，所舉皆清正之士。雖時有盛名，而行不

繇本者，終不得進。務以儉率人，繇是天下之士

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

魏帝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

為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屏凡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人臣惟一廉，即東曹掾，便可澄清天下。

陸納

陸納清操絕俗，為吳興太守，不受祿，徵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濱行，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被襪而已。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

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叔父，乃復污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尋遷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恬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嘆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祖言非噉茗客，蓋性地是質素人。

孔愉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遷侍中，蘇峻亂

愉朝服守宗廟，後出爲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修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飲以時服，鄉邑義賙，一不得受。

惟居官盡職者，去官自能潔身。○朝服守宗廟，有疾風勁草之槩。

朱修之

朱修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隨到彥之北伐，留戍滑臺，遂陷於魏。後泛海歸，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轉荊州刺史，加都督，以殺南郡王義宣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賦贖，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賄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償之。

受餐吏之餉，爲存撫納也。佐史之賄，卽欲
明初心之不受，獨不可以施惠貧民乎。要
以六朝人作用，自是一格，非可與拘方者
語。

何敬叔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當歲儉，夏節忽榜
門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
租。

潔已者，鮮澤物。榜門受餉，悉推代輸，此之

謂大廉。然不免爲受餉者所藉口，正所謂
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裴昭明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少傳儒史之業。宋元徽中，
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
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
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
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二年，爲始安內史，及
還，甚貧。武帝曰：「裴昭明常罷郡還，遂無宅，我不

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勤。嘗謂曰：人生何事須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

漢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

後倍

我聚彼散，至哉言乎！蹶蹶作牛馬，可爲惕然。

申恬

申恬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

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擒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爲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祚，爲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敝。恬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

能使凋敝之邊境優實清約乃能及遠

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仕齊累遷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出監吳郡拜太守政稱清嚴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
不殺晉熙不食而死其清可及也其介不

可及也

劉善明

劉善明平原人仕齊累官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為海陵太守時魏尅青州母陷焉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卒贖母還性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茆齋芥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楷棻足矣及累為州郡頗黷財貨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